



小 高 等 商 業 學 校		
圖 書 館		
總 二 五 七 七 號	第 二 冊	九 門 三 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不稱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

為貴當謂合禮義也故懷負后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

狄能之申徒狄根道不行發憤而負后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

之不從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問而止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

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

之詞懷負后而赴河者負抱也觀納欄離謂抱后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后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

上梁王書徐衍負后入海亦謂抱后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

以為負膽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並刪故字劉台拱曰案

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未



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
 泄治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棧二
 字今案王說是然則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仍從宋本增入然則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
 遇則龍蛇何必沈身○盧文弨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
 雲語見本傳山淵平天地比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
 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
 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也天則地長觀此相
 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此相
 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
 曰天地比地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弨曰張湛
 注列子云地之上皆齊秦襲龔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
 天也意亦與此同齊秦襲龔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
 亦可合為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
 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
 是山間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也凡呼於一山眾山皆應
 雲霧是有口也○盧文弨曰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訛鉤有
 須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
 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
 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俞樾曰鉤疑鉤之反字說文女部婦也婦無須而謂之有須
 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思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喫鉤為說謂
 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喫鉤范望及溫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平
 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喫鉤即喫須也以此文是為須
 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為鉤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鶴卵未生而毛羽
 之性已著矣故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
 曰卵有毛也故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
 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外駁鄧析鄭大夫劉
 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
 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然而
 子產戮之恐誤也○盧文弨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
 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
 凶貪○盧文弨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
 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
 遂為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
 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不疑俞樾曰吟蓋吟

之段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傳為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話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口三句與揚雄解嘲孟軻雖連逐逐噉噉謂猶為荷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盧文弨曰荷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荷得非案外傳亦作荷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孫曰案外傳是也利與狎義相近難與狎義相近故曰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自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易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為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則捨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此謂羣狎言辯而不辭辭足以明事不至於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長此形諱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楊加駢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不能則恭敬紉紉以畏事人紉與擗同紉與擗同謂自擗節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樂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急情也廉而不剝廉稜也說文云剝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盧文弨曰注刃傷疑是刃傷本或作兩傷者訛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寡立不激切也

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即儒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
 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
 通應事也義本無定隨所應為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
 莫義之與此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
 應之謂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
 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說改
 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態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為證矣

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
 裳者華之

君子小人之反也舊與小人相反。盧文弨曰此段
 不提及今案當別為一節君子大心則

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弨
 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節

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
 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

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
 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
 而達盧文弨曰外傳四作喜則和而

治憂即靜而達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書本俱作靜而理當
 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

楊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達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達之此達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

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

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並是理
 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達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

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同改作治惟此
 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

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為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
 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並作

兩理字劉說甚允先謙案通則文而明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

而詳明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
 人而傾

其道也宋本淫上有流字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
 止也。郝懿行曰漸

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止也郝懿行曰漸
 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

亂不知懼也語意甚明荀書多以漸為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

為訓而不願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為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
 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搜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
 募選降劫詐向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相為詐欺也之謂漸也此同呂刑曰民與胥漸言小民方與
 其傳久矣先愚則毒賊而亂無畏忌也愚而見由則兌而倨也言
 謙案王說是先謙案兌與見閉則怨而險險賊也喜
 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謙案兌與見閉則怨而險險賊也喜
 鏡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
 則輕而翹鳥之翹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懷同說文云懷急也憂
 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也偏窮則弃而僂方言云濕憂也字書
 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
 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龍龕手鑑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著
 事也僂他盍反僂僂僂劣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
 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
 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為濕並非韓詩外傳四
 僂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累與
 此字形音義遠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

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

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人汗而修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

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修之者人為善○俞樾曰

修當讀為濬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濬灌

之濬是其證也濬從條聲條從攸聲攸從攸聲聲同之字故

以修與汗對文並當讀為濬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

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

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作

身先謙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辯則與言

復絜辯二字亦不詞荀子原文自作絜其身傳寫誤辯字文故

新浴云云正申言絜身之義楊注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

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為辯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言善

千里之故馬鳴而馬應之。盧文弼曰外傳此下尚非知也其
 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其言潔
 執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身
 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挾挾者
 哉。漁漁明察之貌。漁漁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挾挾當為
 子請反。盧文弼曰案漁漁也。本說文此脫也。字郝懿行曰韓
 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罇罇容人之混汚然。罇與漁古音同
 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
 謙案焦禽雙聲故從焦從爵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唯之
 與鳴。說文說也。字書無挾字蓋惑亦作械遂轉寫為械耳。儒效篇
 云無所假焉。楊注係與作同。感之為械猶作之為偽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效詐則心安也。劉台拱曰誠者君
 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
 言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致誠則無它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
 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是其明證。揚說非先謙案玉說。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它唯
 仁之守唯義之行剛數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揚注
 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誠心行義則理
 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
 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
 生冬落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
 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
 而百姓期焉。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
 此者由極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
 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
 然不言而人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
 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
 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大亦不違
 之也。郝懿行曰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解而以謹慎其獨為

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獨注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雄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美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慎也此說雖中肯綮然其意亦不無未盡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怒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之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也慎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顧岐麟趾不復釋慎為古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

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誠則不能慎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俞樾曰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所謂獨者即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雖疆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曰若猶然也言難出令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尊也。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則輕。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

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

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

千八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

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君子審後

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

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

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禮難以為治故荀明之○郝懿

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

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

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為拜拜今拱字也○郝懿

即揚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推禮義

之統兮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

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

方也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荀意當以句股故君子不下

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盧文弼曰

王字今從元刻剛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掃室堂書

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剛之耳羣書

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

王說改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

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

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

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

為之必將曲辨揚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

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儒效篇曰分不亂於土能不窮於
 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辨疆固之道焉補續編又曰
 禮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篇
 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
 治辨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辨治小雅采芣傳曰平乎辨
 與辨同韓詩外傳作辨治成相篇辨治上下不下比以聞上不
 上同以疾下同苟合於上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爾分爭於
 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
 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郝懿行
 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讀若勃謂君倍之假借字倍訓反
 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
 言悖也廣雅曰勃悖也悖怨也悖悖也悖悖也悖悖也悖悖也
 之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
 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在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說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
 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
 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極過人
 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王念孫曰甚當為是言不從流
 似故是諺為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諺作
 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易云能
 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
 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問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若是以則可謂
 也漢書少也從是少今俗作渺皆其證也楊注非

意求之○俞樾曰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道送李若是以則可謂
 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

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多窮誠信生神誠信至則
 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

誠如神

所以分也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

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

者孰甚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

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

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

已脫行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

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

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也。盧文

謙案苟書用夫字俱刪彼它篇竝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貧

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

是非仁人之情也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

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

加仁字以對下姦字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晚世者也險莫大焉

而不知其義之非耳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

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

用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鱗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衡之末俗

固可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歟夫名生於不足盜

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為

人然則荀卿此論蓋欲鍼砭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第四

行上卷第三

僑泄者人之殃也

世與媾同媾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

從元刻作橋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橋

元刻作橋劉台拱曰橋當

子池篇或作汰或作伙或作泰皆同

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

世室太子亦為世子大叔亦為世叔

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

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

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

以泄為汰先謙案劉王說

僂儉者僂五兵也僂當為屏卻也說

是今改從呂錢本元刻

文有僂字僂也

與此義不同僂防正反○盧文弨曰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

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苟書例以併為屏也此言屏御五

兵其文亦必作併妄人誤加尸為僂耳五兵說見儒效篇

雖

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言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

人之言深於矛戟

○王念孫曰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

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

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吟嘯賦詩擊鼓樂於鐘

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

故薄薄之地不

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薄薄謂旁薄廣

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備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

○盧文弨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

之與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殆近也凡行前

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

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

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

殆請為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

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為擾攘

之讓說文女部讓煩擾也經典無讓字多以讓為之禮記曲禮

篇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

李善引埤蒼曰讓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接攘而不止小涂

人所罕出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

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

快快而亡者怒也

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

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快猶肆也快快與有

快同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謂行其少頃之怒

而喪終身

之軀矣

察察而殘者伎也

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博而窮者訾

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

者由於好毀譽也

者在口說之過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言過其實也或曰黎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
 說斯愈濁也俞讀為愈先謙案或說是
 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
 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
 曰養之而愈瘠也此言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辯而不
 結之好交乃好文之誤說見上篇楊引以證本文非
 說者爭也俞樾曰楊注二義皆非淮南子做真篇辯者不能說
 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直立而不見
 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劓傷也刻己
 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
 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
 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
 也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

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

則以親戚而一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

忘其君也憂忘其身也遭憂患則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為憂字耳王念孫曰案後說為長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文昭曰俗本舍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先謙案觸虎者

此語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昭曰人也各本作

也二字下屬為句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

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

徐廣曰梁陽之閭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

鑊亦取其利也或讀屬為所。郝懿行曰所音讀不同屬雖

訓所而不讀為所也玉篇屬或作鑊與所音異不知楊氏何故

同之正文又無所字此注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

當有脫誤鑊訓刺亦未聞

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

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

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

如此何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有小人

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

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

之勇也辟讀為避悻悻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閭曰

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為事利事

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字而衍為事利事

及利也為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

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邱之會

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輕死而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

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

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

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

生也是楊氏所據本

儵鮐者浮陽之魚也儵鮐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

也今字書無鮐字蓋當為鮐說文云即鮐

怒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

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婦空空家語作

上信民敦而俗樸慤慤男安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易樂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

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

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

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

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政令法舉措時聽

斷公舉措時謂典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弼曰元刻首句作

從宋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

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

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

盧文弼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

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

傳以持王公也○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

則度量刑辟圖籍規上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是故三代雖

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未確

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

篇云官人以爲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

之人苟書每以官人百吏並言猶周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屬耳

孝弟原怒勣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

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勣與拘同拘錄謂自

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盧文弼曰淮南子主

曰原與愿同原懇皆訓謹也與局同錄與遂同遠者行謹遂
遂也翰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若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
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
治匠事也此讀為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魯語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韋杜注並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
庀為比鄭司農讀為庀大司馬比軍眾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
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疆國篤敦比於飾邪說文姦言
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審躬親亦失之
為倚事 倚已解上倚 **陶誕突盜** 陶當為構杌之樽頑器之貌突
匿其情也○郝懿行曰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或曰陶當為逃隱
子以善淫陶誕即謠誕謂好毀謗誇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擄盜
也每二字為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
謂陶讀為詭詭詭也即上所謂詭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
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詭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
耳輒從詭從陶從耳詭上多相通小爾雅詭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
陶誕比周以爭與汗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此
同 **惕悍橋暴** 惕與蕩同○郝懿行曰橋即驕字經典俱 **以偷生**
借驕為橋耳此皆姦人邪說誠行之事

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優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楷

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

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

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王念孫曰疾

譏力為詐也上文云翰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

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

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

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

楊注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其所惡焉**○俞樾曰楊說非也

為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下成猶終也古謂終**

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

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

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

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

成於尊君安國疆國篇曰道德之威威成乎安疆舉察之故君子

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

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

明不能隱諱人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

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

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

同也○王念孫曰揚後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註置也措註即注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

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

皆上下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

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

有美德者謂

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鳥也○盧文弨曰揚引

詩之意當以提提為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

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

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况

而未必不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慢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道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

一日漫敷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

文昭曰元刻故下有日字宋本無又曰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

凡入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

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

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

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

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常有上下文所生而有句並無

常字此常字緣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

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先謙案執字無義

字為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

也○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

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

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為堯禹則常安樂為桀跖則常

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

而寡為彼○俞樾曰力乃多字之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

由於性之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

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

成乎修為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執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

也正以修為二人之生固小人○先謙案生性字無師無法則

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

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

內善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

道也

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隅積之義未晰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為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解蔽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為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即隅積之義天論篇云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其義亦明而唯鄉鄉而飽已矣。明唯鄉趨飲食貌許亮反也。先謙案楊讀鄉為向故訓為趨飲食貌但明唯是唯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為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唯嚼之後未免倒置揚說非也鄉當為蕪之消蕪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為美美。齷齪必芬之為苾苾芬芬。甘美意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矚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秦園也以穀食於園中矚然驚視貌與僑同禮記曰故鳥不爾許聿反賦或為狻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味於鼻。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麗。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味於鼻無味於鼻也。味苦葷反快也。韃曰。韃曰。臭之而無味於鼻無味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味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揚讀味為嫌而訓為厭。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失之汪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先謙案鄉射禮。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

日宋木注作與賊同禮記曰故鳥不彼許聿反賦或為狻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味於鼻。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麗。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味於鼻無味於鼻也。味苦葷反快也。韃曰。韃曰。臭之而無味於鼻無味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味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揚讀味為嫌而訓為厭。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失之汪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先謙案鄉射禮。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

與王所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鈔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絲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

見本異也鈔與浩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騶註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儼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儼之皆積貫之意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儼也愚者俄且知也。儼與攔同猛也方言云者俄且儼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儼兮鄭云儼寬大也下板反。盧文弨曰注儼字宋本作儼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儼當為儼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儼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儼反儼為野此以儼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儼者俄且儼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兮儼兮鄭云儼寬大也此說是矣盧疑儼當為儼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儼為假借荀子之儼為本義何以明之陋為陝隘儼為寬大故以儼陋相儼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又以聞陋相儼聞亦儼之段借開謂寬開即儼訓寬大之義楊注訓為聞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聞少見曰陋聞與陋對文是

其證儼聞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儼為寬大近之儼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失之。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當為不知足剩不字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盧文弨曰正文方或曰不足猶不得也

知元刻作方多郝懿行曰說文豕三毛叢居謂之豬後蹠廢謂之彘是豬彘異故此分別言之又蓄牛羊然而

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也地藏曰審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節匹貌反約儉也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敢有輿馬約儉也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

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

要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眾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

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是謂也何也非不欲也

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者之謂也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

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

常善而衍無散賤辭於此是又節用御欲禦禦也或作

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

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修不顧其

後俄則所安窮矣大讀後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窮矣

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

也孫曰瘠讀為掩瘠埋瘠之謂露骨曰瘠有肉曰瘠瘠者借字耳

瘠者借字耳瘠者借字耳瘠者借字耳瘠者借字耳瘠者借字耳

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

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沅長

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於生人其為溫足也言先王之道

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郝懿行曰溫與蘊同蘊者積也

左傳蘊利生孽經典通作蘊此作溫皆借耳如禮器云溫之

至也溫讀為蘊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

非也盛讀為成亦功也成亦功也成亦功也成亦功也成亦功也

通助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也成亦功也

人己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成亦功也

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
 圍郟公羊郟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盛秦策今王使
 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日日主祠成
 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昭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辯辯離臣道篇
 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開主如賢畏能而滅其功盛讀為
 成成亦功也燭離離離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
 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荷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
 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緩平輦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為之君子也
 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
 也為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順字故曰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幾索
 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
 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廢廣之而可通也
 博則於務知二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
 事可通則無危懼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先謙
 案楊反字無注而以鈇字代釋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鈇察之
 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鈇過故鄉反鈇二字義與
 此同非十二子篇反鈇殊細察之注云細與循同又云反覆細
 察其義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以為名則
 當矣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
 莫過於此○王念孫曰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
 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
 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
 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
 執踵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
 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
 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
 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為贅設仍
 當從揚注斷讀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
 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使有貴賤之等
 緣為

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虛按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

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

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

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不能之分也

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也任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

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

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

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

注曰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

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是夫羣居

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

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

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

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返返旅逆旅也抱關門

賤而不以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此語

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

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

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

曰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章注云僂進

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僂

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陳義與此同僂而齊

即正名篇所謂差然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

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龐厚也今詩作駿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
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
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形法宋
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
漢志合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
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大字

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
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
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
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古者有
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古者有
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 今之世梁有唐舉 相李兒 相人
襄子者或本無姑字